

人文集

在呂宋平原

杜

埃 著

人間書屋刊行



八

在宋平原

八

叢文間人

原平宋呂在

埃杜

行刊屋書問人

人 間 文 叢

在 呂 宋 平 原

· 有 版 權 ·

著 者：

杜 埃

刊 行 者：

人 同 易 片

廣州永漢北路二四九號
電報掛號二七五五

出 版 期：

一 九 五 〇 年 八 月

基 本 定 價：

六 元

印 刷 者：

國 華 印 刷 廠

廣州西關路四十四號

32 K.

K 3001—5000

P 188

在呂宋平原上

茅盾

看了書名，「在呂宋平原」，你也許會想到，這裏的九篇是不會缺少「異域情調」的。

你還猜想是對的，然而如果僅有所謂「異域情調」，——或者還所謂「異域情調」只是滿足了一些有閒者或夢幻者的好奇心的，——那麼，我也不敢鄭重地向讀者介紹這本書了。

你將親自看到：這裏的九個短篇是表現了菲列賓人民如何英勇地反抗外來的侵略者，在菲列賓的僑胞又如何英勇地和他們站在同一戰線上反抗共同的敵人。這是反法西斯戰爭時期菲列賓人民英勇鬥爭的一幅剪影。這在今天，——菲列賓的地主資產階級出賣了民族的利益而成為美帝國主義的傀儡，而代替德日義法西斯的國際反動勢力，新法西斯侵略者日益囂張而向人民進攻的時候，這九篇廣告所表現的菲列賓人民英勇的故事是值得重讀的。

亞洲民族的新歷史在創造中。

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已經實現。中國人民的勝利將是東南亞各民族解放鬥爭勝利的先聲。在這意義上，這本書之及時出版，將使我們對於菲列賓人民解放鬥爭的道路有更清楚的認識。作者富抗日戰爭時期，曾在呂宋平原參加了華僑游擊支隊，所以這裏的九篇是他的生活經驗的產物，情詞真摯而行文朴質，讀者自能體會，不必我再囁舌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廿三日。

目次

序（茅盾）·····	（一）
麗達的道路·····	（三）
薩克林田莊·····	（二五）
番娜·····	（三九）
阿萊耶叢林·····	（五三）

叢林間·····	(八四)
法布爾的家·····	(九七)
在西拉馬脫斯崗·····	(一二二)
加斯特洛的手掌·····	(一三一)
老山道斯的選票·····	(一四二)
後記·····	(一五六)
再版後記·····	(一五八)

麗達的道路

一

十二月的陽光，火燄花似的撒滿遼闊的田野；遠近的村莊，在竹林叢無限青翠的映照下，顯得越發可愛了。

雖說聖誕節已過，熱帶的陽光，却照舊發出威力。收割過的田野，到處堆放着稻草；乾裂了的坵塊，發出新鮮氣息；遠遠的公路上，不見一個行人；平廣的田原，陽光使人的眼際迸發無數白星點子。冒着炎陽，這一行四人默默地沿田坎行進，每個人都淌了一身臭汗，那突出在樹叢頂端的教堂底白鋅板屋尖，隱現在平原的那方，不時射出白光，給異鄉人引來毫無理由的快感。

交通員迅速地走在前面，常常掉過頭來關照，却很少說話。她是從聖·安東尼村派來的。大概負責從聖·扶西到聖·安東尼那段路的交通同志，告訴站的負責人吧，因為我們要橫過兩條公路和一條國道而前赴省會近郊的機關去，爲了慎重的護送三個中國人，才派她來的吧！看來，她真健康，約二十歲左右，穿着長袖子西裝，加裹了一條紅藍格子的長圍裙，用一塊綠綢布做頭巾，把裏頭的兩端緊緊咬在嘴裏，面孔畧帶棕色，大顆汗珠裝飾在她鼻樑上。這裝束完全像一個下田割稻子的女人。她也不穿鞋，祇帶一雙高跟木屐在肩膀下。寬大的腳掌，平穩而矯健地向田野走去。

「她是邦省人嗎？」我問同伴。

「典型的邦省人，一位菲律賓革命聖地的女性代表。」金崎拉出一條粗麻臉巾，嘆惜着，抹了汗水，「你看多麼雄糾糾的呀！聽說她還是個 ORGANIZER（組織者）哩！」

「怎麼當起我們的交通來呢？」

「我是聽菲同志說的，當我們在區 P.U.D.C.（聯鄉自衛隊）時候。他們有事要到第六軍區去，恰好我們的目的地要通過軍區司令部介紹關係，交通站就把帶路的任務順便交給了她。」金崎好

像把話藏了很久，現在才說出。

如通常所見的菲律賓姑娘一樣，她舉止大方，態度恬靜而溫雅，在端莊的臉孔上有着沉默的笑意，像剛從一座宗教院出來似的。在我們走過八公里的路程，每當進入一個小村，她總要詢問前面的情況；田野上，零零星星的，她認識的人不少，那些碰着的人總是招呼着要我們到他們的草屋裏去歇歇脚，或者吃一些鹹蘇曼。（註）但她都友愛地婉謝了，經過簡單詢問之後，便又趕起路來，絕不耽擱時間。從我們的要求出發，這是令人很可滿意的。以前，在平原東北部，走來走去，有些男交通可真把人氣得半死，他們總有一個習慣：喜歡每到一個村子停下，而一停，屁股便紮了根，再也拔不出來。他們坐在光滑的竹樓板上，說東道西。特別是帶短槍的交通員們，人家要看他的槍，他又愛看人家的槍。在這些日子裏，沒有比槍更能吸引他們的了。菲律賓的一般同志，或支隊的戰鬥員，每當彼此見面，總有着這樣互相交換槍枝，玩弄一番的習慣。有的支隊開到另一支隊的駐地時，有時實行全體交換槍枝，作為一種友愛的禮貌。這些交通同志，他們坐着，永不厭煩的玩弄着槍枝，哈啦哈啦的，舌頭震得很響，他們可真快樂。可是，一些不懂菲語的中國同志，苦透了。

無論在鄉村裏，或在猛烈陽光下的田坎上，他們都有同樣的興趣。往往十公里的道路，就這麼拖呀坐的要一整天才走到。

這一次還好。同伴金崎他會說一口漂亮的達加鹿語（註）這使大家方便得多了。但現在的對手，却是個邦邦加省的姑娘。金崎並不曉得邦省話。

“Kasama! Malunong Malayu Tagalog?”（同志，你會說達加鹿語嗎？）金崎探問她。

“UPO, 她用尊敬的語音作了肯定的答覆，同時脚步提得緩了。

這使我們感到十分的愉快，無言的平原之旅，一下子冲破了四野生疏的壓力。

「你懂得英語嗎？同志。」

她點了點頭。隨即停在田坎旁的空棚子下，大家就被什麼如住似的，再也不願拔腿走，疲勞重重的壓下來。她解下頭巾，有禮貌的彎曲膝腿，長裙裹着她豐滿的臀部，在竹條織成的棚板上坐下，平靜地解開一個小包袱，取出八條烤熟了的玉蜀黍，還分來了每人三隻小洋桃。

金崎熱烈地和她交談，她有時用英語，有時用達加鹿語。我們咬著香噴噴的玉蜀黍，大口地咀

嚼着洋桃，望着黃鹿鹿的田野，敞開了上衣，享受着四野吹來的涼風。

原來，戰爭前，她是首都馬尼拉某大學神學院的學生，她是菲律賓女青年會的忠實會員，一位深受美國教育的女性。日本人快要進佔馬尼拉時，她失了學，回到家鄉邦省來。敵人自北呂宋分兵東西兩路向首都急速推進時，中呂宋平原被敵人的大兵團夾着，平原周圍的村莊，四省的人們都向中央孤立的阿萊耶山疏散去。她在那時第一次看見了敵人的大屠殺。三月末，菲人民抗日軍三個支隊成立後，她回到平原西部的村莊，加入了地方組織。這以後，她當了往來鄉村和社鎮的通訊員，武裝宣傳隊的隊員，邦文「解放報」的翻譯，區組織巡視，統一戰線科的技術人員，上過三個月的邦語政治幹部訓練班，最後在聯鄉自衛隊區隊部組織科做特別幹事。她的名字叫麗達。

我們起來，再次投入在猛烈的陽光下。還有十七公里待着走完。在路上，葉扶西問起麗達早上我們經過的第一個村子的情形，那是個什麼大會那樣熱烈的在爭鬧。

「在討論政權。」麗達興奮地告訴我們。她有意要引起話題似的。

真的，談起政權，一般的菲律賓人都要顯露出煽動家的熱情。你隨處可以見到，普通的演說者

、都帶有一種令我們華僑驚異的熱情，就好像他們的朗誦詩一樣，聲調高昂而淒厲，激動的情感像黃河的水，自半天的高原傾瀉而下。這海洋中的民族，從來還沒有過真正屬於民族自己的國家政權，他們在近一世紀來曾激動地夢想過，從反西班牙的長期統治中，工農領袖波尼花壽曾爲這個政權被奸細暗害過，留下了一座表現人民力量的紀念碑，矗立在首都的北郊。現在這位新女性，用著左手，擺來擺去。挺起她的胸部，向我們訴說出菲律賓人正在從事著這個驕傲的夢想：

『我們所有鄉村的羣衆，都在問爲什麼還不建立政權呀！整個呂宋島，就祇有人民在反抗，政府的軍隊投降瓦解了，少數有組織的美菲軍縮到山上去，吃着伊羅哥人（Igorot）的糧食，不敢下平原來，他們還奉麥克阿瑟將軍的等待主義。我們敢於在平原上進行游擊戰爭，你看，打了兩年平原戰，我們的福克（Folk）人民抗日軍簡稱）現在有了一百零六個支隊武裝，爲什麼還不建立政權呢？』麗達笑着像人民同樣疑惑的口氣對我們訴說。

『麗達同志，你自己對政權怎樣看法呢？』金崎反問她。

『當然』，她奇妙地笑了，僅像對自己說似的：『這是弄胡塗了。農會和B.D.C.不就是等於

地方政權嗎？至少它是將來政權的基礎。」

「爲什麼兩個合起來就等於政權呢？這兩個組織就好像你那雙木屐，平行的呀！而且還有村長，在城裏還有工會和統一戰線會。」金崎奇怪的問她。

「這就是多線領導呀！攪來攪去，好像有政權，又好像沒有政權。但又覺得很多政權。其實，有很多團體吧了。上級這次給我們指出來了。我們可弄得胡塗，別地方就沒有這情形。我們這一帶，戰鬥部隊來了，指揮 B.U.D.C. 而 B.U.D.C. 支配了農會，而農會却又要命令 B.U.D.C.，村長變成空頭，條條綫綫平行着，每個團體都直接管理所有的事，它們的關係和職能一點也不清楚，交來錯去，好像一鍋子煮得稀爛的布郎耶菜（註），分不清那些是番茄，那些是矮瓜一樣。難怪人民問：我們究竟要聽命那個機關呢？爲什麼還不建立一個政權呢？你想想，自發運動時期早已過去了。這是上級指出的。我們現在有了建立政權的條件，至少可建立幾個省政權呀！不是嗎？祇要把所有的單位在一個民主選出的機構下統一起來，從鄉到縣，從縣到省，串起來就是政權啦！」她快活地把頭巾拉下來，停立着，興奮得在劇烈喘息，顯然，她對指示感到很深的興趣，似乎又獲得了正確的認

議。

金崎不斷地點頭，這下子可叫他心服了。一年前，當華僑支隊開去鞏衛中心地區時，因為接近政訓班，他常常看見菲律賓濱的幹部同志在讀着英文本的「列寧主義基礎」和油印的「戰畧與策畧」時，曾大搖其頭，担心他們的消化能力。

「呵！同志，」金崎叫起來，「這兩年，你們菲律賓濱可進步得真快，我們四十八（註）天天在外面游擊，倒很隔膜呀！你上過行政班嗎？」

「還沒有。」麗達把頭搖着，突然平定下來，帶着迷惘的動人的聲調說：「我們菲律賓濱受欺凌的歷史太長久了。是的，當我從「解放報」上看見史達林「不讓希特拉過冬」的號召時，我想，爲什麼我們菲律賓濱就祇能屈服在侵略者的鐵蹄下？我們每天看見中國支隊在和我們的福克軍並肩作戰，每天看見自己同志流血，而當我有一次在社鎮的秘密收音處聽到舊金山和澳洲電台廣播我們平原的游擊戰爭時，我感動得曾在那時流了很多的眼淚。這決不會是假的，戰爭將改變一切，它將帶給人民以進步，而菲律賓濱的進步，却先從你們偉大的民族學來，你們朱德將軍的游擊戰畧，抑制了菲

律濱人民在淪陷後的哀傷。在日本人佔領國土之後，我們意識到也能使用這武器。」她最後謙遜而有點自傲的結束了說話。微微挺起胸脯。

「但是，一般菲律賓人對華僑存在着成見，你不會嗎？」

「爲什麼？」她顯得十分驚奇。

「因爲中國人在商業上壓倒你們。」

「是的」，麗達這時突然笑了——抱歉似的說：「中國人被看作會剝削的猶太人。但這祇是一面。你們的經濟力量祇在零售方面。而且也不過是美國的經紀人而已，美國無孔不入的大資本經濟和西班牙天主教大地主的控制，才是致命的。我們之間，沒有存在成見。那是甘納黨的宣傳。」

金崎跳到她的側邊，掏誠地劃着十字，然後說：

「那你是親華派了！」

「當然！難道是親日派！整個呂宋平原都在親你們四十八！」她湊趣地大聲答道。

大家都快樂地笑了。